金融时报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283?full=y

给特朗普的建议：尝试与朝鲜和平谈判

孔杰荣、爱德华•贝克：特朗普去年 6 月竞选期间说，他欢迎金正恩赴美会谈。我们敦促美国政府举行这种会谈。

更新于 2017 年 2 月 8 日 07:17 孔杰荣、爱德华•贝克 为 FT 中文网撰稿

在本周，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对韩国和日本的紧急访问，突显了东亚当前最紧迫的危机。

在他的新年贺词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自豪地谈及他的国家在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开发方面所取得的大幅进展。他表示，只要美国仍然对朝鲜采取敌对态度，并继续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就将继续加强武器开发”。金正恩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准备试射洲际弹道火箭的最后阶段。”这或许是该新年贺词中最重要的信息。

对此，当时的候任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回应：“朝鲜刚刚说，他们能打击美国本土的核武器研发已进入收尾阶段。这（攻击美国本土）绝不可能发生！”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朝鲜是否有能力在今年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它是否已成功将核弹头小型化以使其能够被安装在这种洲际导弹上，但朝鲜迟早会取得成功。迄今为止，尽管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已获得中国与俄罗斯的支持，但其仍未能阻止朝鲜在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方面取得进展。安理会当然可以施加更严厉的制裁，而且如果其成员国，尤其是中国，能够严格执行制裁决议，那么新一轮制裁或许能阻止朝鲜核武器开发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在安理会通过对朝鲜进行更严厉制裁的决议案时，中俄两国可能一起或单独行使否决权。即便他们不这样做，朝鲜也可能在安理会通过新的制裁决议前就完成了装载有核武器的洲际弹道导弹开发。更重要的是，由于担心国际制裁会导致朝鲜出现崩溃，中国对制裁的执行将不会严格到足以中止朝鲜核武与导弹的开发。一旦朝鲜政权垮台，中国将会面临双重危机：朝鲜难民将大量涌入中国，韩国和美国将陈兵于中朝东北边境。中国的一贯立场是，通过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谈判来解决该问题。

特朗普先生所说的“这绝不可能发生！”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认为他可以劝诱中国对朝鲜施加足够的压力吗？即使他只是进行预测，也并不打算通过武力阻止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旦美国情报部门认定朝鲜已经完成该导弹的开发，华盛顿会有很多人敦促美国对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事实上，国会内部的压力在本周已经上升！

然而，很难预测这样的武装打击是否会成功。一旦美国启动攻击，甚至只是表现出即将展开攻击的苗头，朝鲜就可以通过报复韩国来进行还击，那瞄准首尔的数百门火炮也许就会开火。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最起码，不仅韩国会遭受可怕的人员死亡和破坏，而且由于美韩方面的反击，朝鲜、以及很有可能中国的东北地区也会遭受重创。最糟糕的情况则是，中美之间可能会爆发全面战争。

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刚刚离任后就提议美国对任何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进行定点轰炸。鉴于其技术上的挑战性，这种任务能否成功仍具有不确定性。即便如此，美国依然要冒上文提到的被朝鲜报复的风险。

除了等待朝鲜完成装载核武器的洲际弹道导弹开发然后对其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是否还有其它的选择？有一些人依赖于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中国坚决反对该部署，因为北京认为萨德系统会以中国为攻击目标。美国国防部保证萨德系统将只瞄准朝鲜的导弹设施，但这并没有而且在未来也不太可能让中国安心。

2016 年 7 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同意部署萨德系统。这在韩国，尤其是在将要部署萨德系统的地区，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从那时起，加上其它的原因，对朴槿惠的抗议发展到了韩国国会在 12 月 9 日对她进行弹劾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弹劾的最终结果如何，对美国而言，依据与名声扫地的朴槿惠所达成的协议来继续敦促韩方部署萨德系统，似乎是不明智的。部署萨德系统会惹恼中国政府和韩国民众，却并不能促使朝鲜放弃开发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然而，马蒂斯防长和他的韩国同事已就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萨德系统的部署达成共识，这恰恰加剧了朝核问题的紧迫性。

我们认为，向朝鲜提议缔结和平条约从而正式结束朝鲜战争，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替代方案。去年 6 月，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曾说他将欢迎金正恩到美国进行会谈。我们敦促美国政府举行这种会谈，并聚焦于全面的和平解决方案。

对于任何以其首先放弃核武器为条件或明确目标的谈判，朝鲜都已经拒绝参与。然而，朝鲜多年来一直主张开展以缔结和平条约为目的的谈判。因此，它应

当欢迎无条件的探索性谈判。排除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我们坚信，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唯一途径是将它作为全面和平条约的一部分。考虑到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冲突历史，这样的谈判将会非常艰难。然而，即使谈判失败，我们也仅会退回到当前的情形，但不会使局势恶化。如果谈判成功，在东北亚蓄意或意外发生大规模毁灭性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并造福所有的人。

正如尼克松对中国、克林顿对越南所做的那样，近年来，美国在缓和其与古巴、伊朗和缅甸的紧张关系方面取得了进展。对于朝鲜这一更加亟待解决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可以采取同样的举措。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六十多年，是时候采取新的方法了。

(注：孔杰荣（柯恩，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所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爱德华·贝克(Edward J. Baker)，哈佛韩国研究中心特邀顾问，退休前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副社长。莫书草、蒋超翊译。英文编辑版发表于《南华早报》。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bo.liu@ftchinese.com)